

吴兴华诗文集·文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燕京大学就读时期的吴兴华



少儿时期的吴兴华与家人（后排中立者为吴兴华）



吴兴华和两个女儿



吴兴华和大女儿

素 絲 行

看啊如同七天的銀河從三個
姊妹手中流出來成匹的素絲
象珠和玉指亂入品潔的顏色
急促的波動重到承的盤裏

這操唱續君軟弱無助如孤兒
當漆墨瞳子的如此細心的擊起
另一個手持一管金粟的短尺
橫直的度量——像神度量着生命

不要把我向左推也不要向右
加重我在的質量或者減輕我
讓我片時停止在無限更變中
靜觀自己，戰慄而無方法捉摸

沒有形式也沒有先入的印跡
第一個來引就會佔據我全心
而你們將會怎樣引導我，三個
無名的姊妹，走上迥迥的各路

目 录

○ 散文

- ▣ 沙的建筑者 / 3
- ▣ 记诗神的生病 / 7
- ▣ 从动物的生存说起 / 10

○ 论文

- ▣ 谈田园诗 / 15
- ▣ 《菲尼根的醒来》 / 18
- ▣ 《乔易士研究》 / 22
- ▣ 《秋天的日记》 / 24
- ▣ 《现代诗与传统》 / 26
- ▣ 两本关于叶芝的书 / 28
- ▣ 游梦者 / 31
- ▣ 谈诗的本质——想像力 / 33
- ▣ 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 / 36
- ▣ 《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 / 59
- ▣ 马洛和他的无神论思想 / 101
- ▣ 读《通鉴》札记 / 142
- ▣ 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 / 155

○ 译文

- ▣ E. V. Lucas: 城市里的一周 / 179
- ▣ 本杰明·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散文书简选 / 182
- ▣ Karel & Joseph Capek: 生命的火焰 / 200
- ▣ Karel Capek: 园丁的一年 (选译) / 207
- ▣ E. V. Lucas: 运命 / 211

- E 厄 Lucas: 危机 / 214
 M 梅特林克: 檀塔琪儿之死 (选译) / 217
 M 梅特林克: 闲人者
 ——献给我死去的父亲 / 223
 萨基: 帕克尔泰德夫人猎虎记 / 240
 萨基: 马克 / 244
 詹姆斯·乔易士: 友律色斯插话三节 / 249

○ 附录

- 介绍吴兴华的诗 周煦良 / 261
 吴兴华的诗与译诗 卞之琳 / 262
 吴兴华——抗战时期的北京诗人 [美] 爱·冈恩 / 268
 从诗人到翻译家的道路
 ——为亡友吴兴华画像 郭蕊 / 273
 忆兴华 孙道临 / 281
 关于吴兴华 郭正中 / 283
 从日本占领区走出来的诗人学者吴兴华 张泉 / 285
 忆兴华 谢蔚英 / 303

散 文

沙的建筑者



我已经不能记得很清了……一切对我都像是梦一样，然而当我闭眼伸出手时，我感觉到手指埋没到灼热的沙里，于是我知道那不是梦，而是一种与梦相邻的心理状态。我不敢管它叫记忆。因为它与我过去的的生活断然隔离，自己成为一段经历，在这世界里我找不到可以和它比较的事物，尽管我看见她时那样清晰，那样真切……

当我父亲在塘沽做医生的时候，我们的家是在一个离着大海很远叫井家庄的地方。现在想起来，那儿仿佛是树很多，住户很少，附近又没有大街和市集，然而当时并不感到特别显著的寂寞。偶尔我在跟弟妹们玩耍倦了的时候，自己走出门去，将脑子打开，让一切思想完全逸出，这样我试着使灵魂成为一片空白，好接受任何突然发生的奇遇。可是命运总与我反对。我拐过花园去时，对我叫的总是那一条褐色的卷毛犬。走过小学时，总是同样的举行降旗典礼，一个号手以黄铜的喇叭奏着不变的乐曲。总有稚弱的哭声从教室里传出来，夹杂着一个师长的申斥。不过还没有等我对此一切感觉厌倦时，一个奇遇真发生了。它改变了我生命的颜色，打开我的眼睛，使我看见新的世界——一个建筑在沙上的世界，然而在当时我看起来，却比我们现在存身的地球更真，更美。

她刚一到来的时候，因了服束的特异，立刻受到我们大家的讪笑。但是她并不露出惊惶或发怒的神色来。和她的乳母坐在一辆洋车上，她转过眼来看我们，一双手平放在眉头，那样忧愁，那样好看，似乎是在柔声的说：“为什么你们这样大声的叫喊呢？”她的红斗篷和绣花的小鞋飘过我的身旁，像是一朵早秋的鸽子花一样，香气在凋萎之后仍然聚集不散。等我恢复知觉的时候，她已经消失了。我看见面前耸起它灰色的脊背，一所阴森的房屋，门洞深陷着，一边一个使人望而生畏的门环。刻着狰狞可怖的兽头。于是我怅然的跨下阶来，不理那随在我背后猎猎的褐色的卷毛犬。

这样 颇为突然的 我闯入一个神秘的核心里 ;同样 我很快的退了出来。可是我觉出“生的欲望”在我身上的掌握逐渐加紧。我再也不能一人跑到大路上去休息空虚的心灵了。我开始喜爱起各种花来 ,同时又改除了拉扯姊妹们刚拢好的头发那种恶习。不过我的更变一定是很细微。因为家里好像没有人注意到似的 除了洗衣服的女仆 埋怨我换衣服太勤。

以后我又看见她几次 ,多半都是在热闹的场所之下 ,例如联欢会之类。她跟着她的乳母——一个四十多岁小眼睛的女人 和一个年岁大得多的姊姊在一起 ,总是披着一个小红斗篷 ,两手互握着 ,眼睛望着地 ,如同置身在喧嚣之外 独居在一座庙堂里似的。从她的父母那里 她接受了一种严峻的表情 ,只有很少的时候 你能抓到一闪欢乐或忧愁的光辉泳过她的瞳子。当那两个年长的女人细声讲论时 她立在稍远的地方 被自己的幽思环绕着 静静地做梦 ,关于一个她曾居住的逍遥的城镇 或许 根本不存在这地球上……

在我心里她所唤起的回应并不是一点个人的恋情 ,而是更广大更基本的 ,初次发现一个新奇的世界那种不可描绘的感觉。眼睛在蓝天里测画时 ,我想到天尽头那闪耀如星光的小城 ,异地的风俗和言语 ,衣饰和人情 ,同时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不足观 ,正如流动的江河中一个激起的浪花。

从此我散学以后 ,有空就跑到海滨去 ,看风里无数隐形的神仙鞭打着白色的波涛。我希望 ,虽然我一次也没有真正看见 ,天边会出现一片帆篷。让它把我载走 ,到哪儿去全好。然而海给我的回答常常是失望的 ,它涌起来 ,张开他暗银的手臂 ,但不等我经验到它的拥抱 ,就又静止了 ,平淡无奇地在沙上爬行着 ,时而喋喋自语 ,像一个使人生厌的中年妇人。

一向以为她是被禁闭的 ,我这回在沙滩上找着她 ,一个人孤孤单单 ,心中不由起愕然之感。她那时正在专心于建造几座城堡(在沙上) ,有些已经初具规模了 ,有些还正在动工。当我独自猜疑着为什么她的父母兄姊今天这样大度 ,居然放她一人跑出来看海时 ,我的影子很不幸地落到她一座最得意的杰作上 ,她微微一震 ,抬起头来看见了 我。

一线模糊的光来到她的眼里。“我认识你。她仿佛在说 ,但我不忍叫她放弃她美丽的“梦境创造”“我来帮你好不好?”我问 ,于是在她漠不关心地一点头之后 ,我也盘腿坐下来工作。

我们的谈话是什么 我已经不大记得了。有些许是关于海的美 ,有些许是

说她的老家，可是我并不想问她的老家到底是在哪里，我要永远思索这个谜。她，在另一方面说，也懒得告诉我，因为她手头的事似乎是比什么都重要。

在海潮还没有上来之前，我们的工程就都完毕了。灰色的沙堡林立着，我的几座外面还有围墙，使她一看充满了惊羨。这样不语地坐了一会，我觉得自己像是游历了许多不认识的乡国，一直到水湿了我的脚，才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

她沉入梦境里似乎比我更深，以致后来我不得不叫道：“潮要来了！”她这才惊慌地跳起，将手给我，两人跑到一块斜突的岩石上，看海浪缓慢，然而永不退后的推上滩来，将我们的城堡淹没。在最后一个尖顶消失在水底的时候，我觉出一滴冷的液体流下我的面颊。不知何时起，我开始哭了……

为什么世界不能这样消灭呢——前几分钟我还能设想自己是一个骑士，日暮驰过吊桥，受到主人和主妇热情的款待。现在一切都不见了，就算将大树伐倒，也不会找到蚁巢内外的出路，只有海水，永远地呼号着，永远的叹息着，环绕着大地的边缘，进行它毁灭的工作。

是啊！一点钟里原可以看见永恒的秘密，但是人的目光很少有那样敏锐的时候。就拿我自己说，我每天睁开眼睛看见的总是这逐渐凋落的世界，没有一点奇迹发生，没有一点出乎意料之外的改变，就像是轮子在一定的槽里转动，明知道前面会是不可测的深渊，但它没有别的可走的路。

然而在那时，我听见心里一只向晚的云雀歌唱起来，我觉得有许多隐匿的门户骤然被冲关，一些平时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念头，一些连最好的朋友也不能触摸的秘密，层层地展开充满了我的胸际，于是我才看见空气中飘浮着许多黄金的岛屿，隐现在落日的彩丝里，像是幻灯戏里的人物。我看见水平线推向后去，形成一道浅蓝的痕迹，上面是低沉的天空，底下是哭泣着互相拥抱的海浪。仿佛是经过巫者魔杖的接触，一切都离开我远远驰去。地球像整个变了样子，当我在潮退之后重走到沙滩上时，其惊奇的心情几乎无异于一个投宿的生客。

这样，我在心里永远记着这一小段时间——像秋日的星星一样新鲜而美丽。它稀薄的光亮永远闪烁着，温暖我行将无感的心，而不使它坠入不可复拾的暗影里。

我再看到她时，只不过是很快的一瞥。她的父亲要到天津去找事，因此全家很快地搬走了。那天恰好我也在车站，当汽笛高鸣时，我才发现她坐在车中，

身旁还是那两个年长的妇人。隔着窗看见了我,她严肃的面容消失了,可是她没有说话,只向我微微一笑。在我还没有猜透这 Mona Lisa 的谜以前,这大庞的动物已经开始移动了,喷出环环的白烟,拖着它冗长的身体离开了站。

我想这些是她微笑里所要说的话:“我又碰见你了,我们中间曾有过一个很大的秘密,那是他们所不能明白的。虽然我们只谈过那么一次话,我却不在乎你以我为朋友。我还愿意再回到那块岩石上去看海,在沙上建筑瞬息即逝的城堡,和你在一起听潮水动荡……然而现在我要走了,也许你永远再也不能看见我了。答应我,你不会将我忘记的,好吗?”

可是,当时的我却又不能完全了解……

啊,可悲的人类的语言——在我提起笔之前,我脑中辉耀着明星一样的字句,那样清亮,那样美丽,那样近,似乎只要我将它们转载到纸张上来就成功了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而现在呢!我徒然的运斤斫削着言辞和意象,结果不能复产出理想的十分之一;因为我不过是一个做梦的人,日夜游荡在缓变的梦里,而不能指示给他人我奇异的梦。就在我提笔的时候,又有一个生疏的梦攫住我,我的笔似乎是在受另一个力量和意旨的引导。我盲目地向前,像小溪 zigzag 的流过草地。可是现在我醒了,我听见窗外卖花女熟悉的喉音,而惊觉自己还是在这劳苦的世界里。

(原载《燕京文学》1930,第1卷第2期)

记诗神的生病



所谓‘命运的冷嘲’我总算也经过了一个，因为我刚译完了白劳克(Hilaire Belloc)一篇散文，名字叫《谈我的诗神生病的经过》，紧接着我自己也受了传染。

许多攻击我的人(一个诗人，你知道，总免不了有敌人的，尤其是在今日的中国，因为我们大家还没有决定诗到底是什么东西。)最常藉口的理由就是：我的诗神并非古希腊九位文艺女神里的任何一个。她没有产生过一篇悲剧，虽然她计划着要写好几篇，她没有写过喜剧，因为人物表刚一列出，她已经是笑不可仰了，她又不愿意写史诗，因为她嫌现在的世界过于和平，不适于英雄壮烈的事迹；至于抒情诗……

啊，抒情诗，对了，这正是我所要的名字！闹了半天我的诗神还是有一个坚不可拔的古典文学的基础(我对你说过什么，亲爱的？我准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给你寻出一个光荣的祖先来的，现在你看。)抒情诗神，Muse of Lyric Poetry Euterpe……可是停一停，我觉出有点不对来了！

第一点，她怎么来的呢？拿她的出身来说，仅可以在欧洲贵族堆里混了。亚洲虽然有着许多欧洲所没有的优点——譬如说罢，珠穆朗玛峰，长城，日本的撑杆跳，中国的新诗等——但对于女性的对待方法向来是不太高明的。她远远的跑到这里来绝不会坐船，因为她身上没有咸水味。至于陆路，你看看她的足踝就行了。还有外貌的问题，她的头发，眼睛，肤色，牙齿一点也不带 Keats 所谓的 O, Attic shape! 虽然说老实话，她的脸也还看得过去，别的我也就不怎么在乎了。

再说她所抒的情感，她所用的节拍音步完全与古典诗歌不同……可是，我又在说一些你们全然不了解的事情了，我老忘你们所受的教育里没包括这些劳什子，当然啦，我说这话丝毫没有轻视你们的意思，然而这些东西到底是应该知道的。

好,我承认我的诗神和她们没有关系,但这并不足以减低我的诗神的声价。她年轻的写了上千的诗,她在摩天楼的都市里思念着青碧的田野,她正害着一种非常现代的病……九个姊妹里谁有过这样奇异的经历呢?

说起她的病来,原因也很古怪。我所最尊重的几个朋友都认为她是工作太辛苦了——这个或许会使其他的诗神生病,真的,我听人说大多数的诗神的病诗都起源于此,可是我的诗神是惯于操作的,过去她曾经毅然地担任许多非常艰巨的工作,结果健康并未丝毫受损,何况最近我并没有给她什么事情做呢?最后我决定要请一位医生来解决这个问题。她抗议了很长的时间,终于让步了,可是发誓说她不要任何形式的药品。

我在她病床边守了三个钟头,医生才赶到。在这三个钟头里我因为没有事,所以经她请求之后,答应给她念几段最近杂志上发表的诗文。然而她的反应一点鼓励的性质也没有。对于头几篇她公然大笑,要不然就说她不懂,最末的一篇诗学论文她仿佛是很注意地倾听似的,但是我后来一看,才知道她是睡着了。

当我悄没声地站起来时,医生刚好走进屋来。他是一个瘦长的中年人,皮肤白得一点血色都没有,我简直有点疑心他自己也是大病初愈——未愈也说不定。可是他脸上自然带着一种指挥命令的神气,使人想起礼拜天教堂的牧师。脱下大衣和手套之后,他喃喃了几句抱歉的话,说最近诗神们生病的太多了,他实在忙不过来,稍微严重一点的他又不敢信任他的助手们等等。随后他大踏步地走到床前,坐在我刚坐的那把椅子上,敛脉搏,试体温之类的乱闹一阵,不久就把我的诗神给吵醒了。

她好像很惊讶似的,伸手要揉眼睛,但是被医生阻止了。然后他叫她张开嘴,要看看她的喉咙。“说啊——”医生道。可是我那顽固的宝贝断然地拒绝了。她骄傲地说她要唱,要高飞,要倾吐不朽的诗句,至于像那平淡无奇的“啊——啊——啊”之类的东西,她从来没有说过,将来也不会说。她结束这一段独白时,神气是那样紧张亢奋,我看了以为她又要即席赋诗了,可是我刚准备好了纸笔,她就又陷入病弱状态中。于是我很失望地回头想劝解那医生。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在微笑着,一面向我点头招手。我走了过去。他把我拉到一旁低声说:“不要怕,我这不过是个实验,看看她的精神如何。有些诗神服从我的命令,真‘啊——啊——’起来,我只好警告她们的主人说:她们的

病状是颇为危险的,即使能好,恐怕也不复能产生什么像样的作品了。但是她(他用手指一指我那阖着眼的诗神)显然是生气还很充沛,恢复不过是几天之内的事罢了。她近来做了些什么?”

我回答说:“她近来大部分的时候都花费在阅读和翻译上了,除去几首十四行、短歌及不足以称为作品的讽刺诗外,别的很少有什么可观的产品。”这种情形是过去很少见的。”我很忧愁地加上一句道。

他的面容突然变成严肃起来,在室中绕了几圈后,他对我说道——他的样子,声调真像个牧师,不骗你——“我不喜欢她作讽刺诗,年轻人,这对我其他主顾的诗神们是非常不利的。一个被人笑骂过的诗神往往会一病不起,不然就转入小说散文界了。可作的事情有许多呢!她为什么不好好地译一下《奥赛罗》(Othello)?这对她的诗艺也会有帮助的,或者多看些古典作品。或者念念王孟韦柳……”

走出屋外后他给我写出一张药方(不外是几味普通吃的药品),然后郑重地对我说道:“这几天内不要麻烦她了。不要让任何报纸、杂志、传单、广告映入她的眼帘。不要给她诵读恋爱小说或幽默文字。最要紧的就是千万别叫她看什么胡闹的自由诗,那会使她脑筋起变态的。有什么别的变化时,你再通知我一声。”

我答应了,替他穿上大衣后跑回屋里,因为我听见她在叫我。

这篇小文就是在医生走后我坐在她床边写下来的。她老告诉她说我在写她病情的记录,打算把它变成一篇幽默的散文。怎么了,亲爱的?什么,她晕过去了。快!人来!水!我要一点冷水!还有嗅盐!啊,朋友,罗马人,国民,把你们的嗅盐借给我!

(原载《燕京文学》1930年第1卷第3期)

从动物的生存说起



自然真是一部奇异的大书，它包括了一切我们认为神秘的事体，也包括了一切极平常的事体，我们现在所说的动物虽然占了几十种，也只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譬如有一种黄蚁，它们的穴中常有一种黄色的小虫，似乎是蟋蟀，和它共栖。这种事体看来似乎平常，其实这种小虫仰给蚁的食物，而且受蚁保护；如果那种食蚁的动物繁盛起来，不只蚁要减少下去，蟋蟀也会碰到同样的命运。

那么，诸位以为动物的生存比人容易么？

不，决不，动物的生活至少也不会比人容易，那些被猎食者如鼠、鹿、兔等自不必说，它们时时处在惊恐内；那种担惊害怕的形状是不难想像出的。而强大的动物也一样地生活在困难中。

像“非洲的恐怖”的狮子，狮子有四条强壮的腿、一掌打死一条野牛的气力，为什么现在仍渐渐的绝迹下去呢？它到处免不了土人的袭击，虎、犀、蟒蛇，都要和它争斗，小动物们吃了后自然是不管事的。而大一点的动物就更加难猎了。像长颈鹿，它是顶虚心而陷于神经衰弱的动物，稍有变动，它立刻就走。羚羊和斑马是有名的快腿动物，可怜，它生活在这不能自杀的环境中，也不会比人类舒服的。

那么兽类鸟类昆虫为什么都不绝迹呢？

不，动物们都受了自然丰富的赐给一种特长，但是如果人类用了这种卑鄙的科学方法去捕杀它们，绝迹自然也是意料中事。

好，现在也不谈这些叫人头痛的话了，让我带领大家到一个理想的国度来看看这些动物的生活：

这儿是一片森林，有高高的树，和粗强的草根拔出生长的地方，这是啮齿科鼯鼠的好居处，它们常爱集了二三十三四十个同种住在一起；它们是有着很有组织的联合的。

再看这儿。这儿是蜈蚣的家，这洞就是它家的大门，春天它会产许多卵在里面，等它们孵化为成虫。

瞧，一只野猪在树丛中跑过去了，它的牙是最尖的，但并不过分发达，像海豹和大象一样，猛犸大象不是绝种了么？

这儿我们将看见许多奇怪的囊蜘蛛，它并不结网，可是它们在幼年时会吐丝；不，“吐”字不很恰当，它们的尾端能分泌出液体，遇风就变成长丝，很轻很细，它们不是用它搭网，是用它做大马路的。你仔细看，这条闪闪发亮的就是它的马路，它要从这上面走过，出发到别处去的。

到这里你得留神，这是蝮蛇响尾蛇出没的地方，响尾蛇会用尾巴向地上拍击，以惊走敌人。

它们的同伴，还有一种不常遇见的大蛇，叫做森蚺，它也爱用尾巴作响，它和雪鼬是鳄鱼的死对头。

在这种大草原上，野兔这小家伙是常见的；身体呈灰褐色，有白色的尾巴，有的加着黑环，野兔是很可怜的动物，胆子怪怯弱的。

这儿冰里有各式各样的奇怪的动物，有大尾巴的松鼠，游泳着，这个动物也是怪可爱的，跳跃的本领也很好。

这里还有一种鼠獾，它有淡黄色的毛，和老鼠极像。它的尾巴可以帮助它游泳的转换方向。

这里是肉食兽出没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狮、虎、土狼、豹、犀、大象都有，尤其多的是狒狒，头侧有长毛丛生，样子像一条大狗。《尔雅》上说：“狒狒如人，被发迅走。”《山海经》说：“面长唇黑，身有毛，反种，见人则笑。”恐怕不是指的这个。

顶漂亮的红鹤，现在已经不很容易看见了，水边也许偶然还可以看到。它是顶爱吃鱼的。

大鸵鸟倒常可以看见，追上去他便张开两翼飞跑起来，它苍白的羽色无疑的是适合于这热带的雾气的。

于是这里有热带美的第一课，画眉的歌声，鸟中或许要推画眉为最善唱的仙女，它一唱时间极长，而且极好听的。

猿类这里也可见到许多，蜘蛛猿也是极可爱的动物，它的尾能缠卷东西，而且把握得很牢。

蜗牛你要留心，也常可以看见，它们往往背了住房，很困倦似的一步一步向着丛草里走去。

这里还可以看见椿象和粉蝶。椿象老是很老实地在树上走来走去，它那种伪君子的样子，使你不信它是有害的；它那尖锐的口，在吸收植物叶汁上，是很便利的。它能分泌臭液，保护他的身体。

你往四围看看，这境界是何等的美丽啊！

（原载《青年界》1936，第9卷第32期）